



陳毓芳

民國55年3月16日

福建金門

學歷／元培醫專

經歷／檢驗師

現職／馬偕醫院

作品／複印魔鏡、單車、美麗新世界、教學醫院

遊 戲

五歲的我攀爬到桌子上，眼巴巴看著窗外兩個姊姊揹著書包漸行漸遠。我們家座落在馬路邊，通往學校的道路筆直寬廣，沿途灑滿誘人陽光，學童們嬉戲著發出爽朗笑聲，細髮上箍著一輪金色光圈。

只有我被關在家裡。等待姊姊們放學的漫長時光，我獨自扮家家酒玩。我自製一個舊報紙折疊的書包，裡面是父親辦公事拿回來的鉛筆，大姊遺失的橡皮擦，以及二姊用過的作業本，小學生作業本的封面是一隻美麗的鳳蝶，我卻像隻蛹趴在書桌上學姊姊搖筆桿寫字，雖然一個國字也不懂。

忙碌的母親屋裡屋外穿梭，家事多的做不完，在那個自己殺雞養雞、燃煤煮飯的時代。我緊跟在母親身後依樣畫葫蘆，洗衣、炒菜、抹桌子，所到之處都引來一陣災難。母親嫌我煩：去，去，去，客廳玩去。

客廳裡父親打麻將贏來的手提電唱機，僅有英語唱片零零一兩張，每一首歌我都鴨子聽雷，每一首歌我都滾瓜爛熟倒背如流，我披掛床單，照父親的方法依樣畫葫蘆放上唱片，抓起大同電視

插頭充當的麥克風：親愛的觀眾朋友，感謝您的闔家觀賞，現在由我來為您獻唱一首歌曲……。

中午休息時間趴在實驗室裡睡覺，值班的同事正為一個嬰兒抽血，我真的累了，不管嬰兒的哭聲如何呼天搶地，還是沉沉的睡去。然後，夢見一隻隻的手臂。

事情多的做不完，門診檢驗室前等待抽血的病人大排長龍，長龍拐彎到隔壁看不見的地方，眼前的人近得只距離一鼻尖，只要一起立，下一位抽血病患連椅子都顧不得拍就坐下，好像玩一種叫做大風吹的遊戲，誰搶到椅子就算誰贏。

因為爭先恐後的關係，病人們變得極勇敢，伸出來抽血的手不再退縮，不再猶豫不決的哀求：可不可等一下？反而陣陣催促著：快！快！快！快！

我用一種怪腔怪調說話，一種低沉的、不帶感情的、杜絕長談的聲調，回答病人千篇一律、聽見字頭就知道句尾的問題：幾天？三天以後看報告。檢查：？檢查肝功能和腎功能。壓：？壓緊棉花五分鐘。

這還算是好的，後來的我開始聽而不見，耳膜長出厚厚的繭，音波傳導不到腦波，等的不耐煩的病人開始鼓噪，開始吵架，並且趁機插隊秩序大亂，我的心裡很著急，但是表現出來的卻是張口結舌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，唯有慣性的抽血動作不曾稍停，找血管擦酒精扎針拔針……找血管擦酒精扎針拔針……

越睡越累的午覺之後，我坐回抽血台開始工作，接續同樣的劇情。

一位母親抱著剛出生兩個月的小嬰兒來檢驗科抽血，朝天躺在母親懷裡的小嬰兒吃著奶嘴，渾然不知即將發生的事，倒是做母親的急得要哭出來了：「這麼小，要怎麼抽？」

隔壁位置上，將屆退休之齡的老同事以不變應萬變，好整以暇的笑著說：「啊就是照樣這樣子抽嘛。」

同事用依我看來簡直是慢動作的速度替小病患抽血，找血管……擦酒精……扎針……拔針……「好乖。」同事最後輕拍嬰兒臉頰說。

小嬰兒急促吸吮了兩下奶嘴，竟然沒有哭，母親感激涕零的再三致謝。

我立時感染了同事的慢動作，並且猛然發現，也許這才是治療我的職業倦怠的良方。

門診檢驗室正對面是內科候診室的大門，每個慢動作的空檔，我開始以看電影的心情看著四方框裡的門內：一對小情侶正耳鬢廝磨上演著愛情文藝片，另一對男孩與母親則追打著演出戰爭片，一個滿頭繃帶的病人以兩隻兇惡眼睛詮釋恐怖片，一位全副隔離衣裝扮的醫生適足以領銜擔綱美麗新世界科幻片，一對沒有座位的母女站立等候，做母親的滿頭白髮，做女兒的臉色蒼白，兩人表情一個樣的憂傷，分不出究竟誰是病人，於是暫時歸類為懸疑推理劇，突然闖進來的歐里桑，顯然是無厘頭喜劇的演出高手，追趕著一隻竄逃無法控制的黑狗，以台灣話大喊：「李登輝！李登輝！」

迎面而來一件皮衣擋住了我的視線，我收回了眼光請皮衣主人坐下、挽袖，他扯著袖口有點

不情不願，我助他一臂之力喇地拉起衣袖，倏然看見了滿臂膀的刺青。我強作鎮靜，並且悄悄對自己交代，下針可得小心點，大哥身上刺青的完整性比生命的本身還更重要，社會寫實電影都是這樣演的。

一位不懼寒冬，穿著超級短裙橫過眼前的年輕女孩搶戲搶得兇，我情不自禁的瞳孔以同等速度追隨其後；一位著病人服的老太太茫然的來回走在人羣之中，找不到回病房的路，適才還興致盎然的我的眼框如今立刻淚光浮動。難過之餘，突然想到一句話：演戲的是瘋子，看戲的是傻子。

一位看報的病患突然抬起頭來，兩道放映燈似的眼光直盯著我瞧。原以為自己扮演觀眾之一，沒想到竟成了被觀賞的風景。

我有點厭了蒙太奇電影的遊戲。一位年輕父親捏著一只兒童尿袋適巧打斷了我的又將昇起的倦怠：「小姐，這樣夠不夠？」

前一位歐巴桑用舌頭不斷發出嘖嘖之聲：「不要抽太多血，一點點就夠了。」下一位歐里桑則是要求我多抽一點：「我的血太多了，捐血也沒人要。」

討價還價的氣氛瀰漫開來，我來不及結束電影一下子置身在人來人往的菜市場。筋疲力盡的父親企圖將五西西尿液殺價到三西西，精打細算的歐巴桑在交易完畢後，向我索討免費贈品，比如一隻可以給孫子當水槍的空針，或是一片聊勝於無的透氣膠帶，而另一位覺得失血過多代價過

高的老先生，則是抓住我，以撈本的心態逐一詢問檢驗單上十數個檢驗項目各自代表的翻譯、判斷、應用與正常值。

人人都希望物超所值，只有我正思考著是否該效法模範超商，面帶微笑，對每個客戶大喊一聲歡迎光臨，這裡是健康量販店。

萬萬不可，穿著白袍的檢驗師我提醒攤販我，醫院是不能說再見的，更何況歡迎光臨。

我和我自己一定抬槓交戰了許久，直到突然的一句話才回過神來。鄧柏毅遠遠朝我奔來，遞出手上的單子：「趕快！趕快！不然要往下跌了。」

兩個禮拜前，鄧柏毅的血紅素跌了將近一個停板，讓醫生和小病人都嚴重受挫，然而今天同樣利空，一點信心也沒有。

從年齡算來還該是股市拒絕往來戶的鄧柏毅告訴我他的新發明：抽血前的跑步運動可以讓血紅素的濃度反彈，以及，抽血前不吃東西可以讓紅血球的總數上揚。

一旦血紅素上昇到十二，就可以免掉兩週一次的輸血。雖然打從出生以來這種機會微乎其微，一輩子註定離不開快樂的捐血人，但是不認輸的性格就是讓他每次都想賭一賭。

如果鄧柏毅是執迷不悔的賭徒，那麼檢驗科的老病人都是他的股友，羣聚檢驗室等待開盤，心情隨著數字的高低起伏而上下震盪，一生脫離不了數字的牽絆，被一百二十的血糖上限牢牢的糖尿病患期待解套，尿酸直逼七點五臨界點的痛風病人盼望有利多的消息，而癌症病患則從不問

斷地祈禱健康指數止跌回升。

股市的營業員經手客戶的希望與財富，我則經手鄧柏毅的希望與生命。百萬計的紅血球，少數點下一位的血紅素，一個圈也不能多，一個點也不能少，成天和數字打交道，沒有多餘的健康和壽命可以作為賠償預備金，因此一點錯誤也發生不得。

經過殷切的企盼，收盤時鄧柏毅的血紅素出現歷年來難得的新高，鐵質沉澱皮膚黝黑的實驗室大戶忍不住高興的發出漲停板的喜悅：「真的？簡直不敢相信！」

鬧熱滾滾的股市收盤後，一切又歸於寧靜，專心低下頭來抽血。面前的產檢孕婦完全看不見血管，綁上止血帶，拍打了幾下，該浮出皮膚表面的青筋一條也沒有，翻過了手臂，簡直不知該如何是好，最糟糕的是，她水籠頭似的淚腺，怎麼關也關不緊。

準父親只好一旁安慰：「不痛不痛啦，蚊子咬一下而已。」

蚊子？

一隻具特異功能從不失手的母蚊子，專門對付無脈絡可循的靜脈，肉眼無法辨認的微血管。我心裡這麼喻喻轉念，手上的針瞬時化身為頭頂的刺，飛向孕婦浮腫的手臂，膽大心細的挑戰一抹青綠，果然有如神助立刻一針見血。

排在後面的小朋友眼尖看見針筒裡紅色的血液，立刻心驚膽顫的鬼哭神嚎：「吸血鬼！」
吸血鬼？

讓我想想。

該如何扮演一隻有著長虎牙、擅長啃嚙頸動脈的吸血鬼？

評析

顏崑陽

從題材的選擇來看，這篇散文處理了一般散文比較不常寫到的經驗。這必須要有特別的職業背景，但作家當檢驗師的並不多。同時，被作者拉進來陪襯的題材，還有股市經驗。它可以說是一篇比較反映現代社會生活的作品。在表現方式上，作者似乎有意採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，片段似不連續的鏡頭跳接在一起，而敘述者卻只是旁觀，不作決定判斷。從這裏反映出醫院此一場景中的眾生相，面對生命病痛的憂傷、焦慮、競爭、無知，甚至冷漠。這本是一個很莊嚴而沉重的問題。但作者卻刻意藉由一位因工作壓力過重而職業倦怠的檢驗師，以苦中作樂，「遊戲」視之的態度去處理它。檢驗師是「吸血鬼」，這無寧是現代人「健康與醫療」整個存在境域的嘲諷。